

主编 南豫见

漯 河 作 家 精 品 文 库

我的村庄

WO DE CUNZHUANG

马永红 /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主编 南豫见

漯 河 作 家 精 品 文 库

我的村庄

WO DE CUNZHUANG

马永红 /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村庄 / 马永红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4. 11
(漯河作家精品文库 / 南豫见主编)
ISBN 978 - 7 - 215 - 09107 - 8

I. ①我… II. ①马…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273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68)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07 千字 印数 1 - 10 000 册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漯河文学新高度

韶 华

我一次又一次打开各种有关漯河的史册,正史、野史、民间杂记,均觅不到或汉赋或唐诗或宋词或元曲或明小说或清散文的记载。截止到新中国之前的文学典籍上,没有小说、散文、诗歌的有关传承。偶有只首片句,聊以宽慰,多属官员的打油诗,远离民生疾苦,与文学不搭界。中原腹地,贾湖骨笛、字圣许慎的故乡,与建安文学的发祥地许昌毗邻,漯河的文人墨客都哪里去了?漯河史上没有文学,没有作家、诗人。如此结果匪夷所思,令人忧伤。

漯河文学经历了漫长的空白带。淘尽千古诗文弄者,这就是历史,破灭了多少人名垂青史的梦想。在此期间,沙澧河是哭泣的,流淌着兵燹战乱、饥谨贫困、民不聊生,而文学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

五星红旗唤起了漯河文学。六十五年弹指一挥间。漯河文学在各届党政领导的支持下与时俱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至强。如今的漯河作家群拥有国家级会员 1 人,省级会员 103 人,市级会员近 300 人。他们或小说,或散文,或诗歌。这一盏盏精神的灯火,汇聚成波光潋潋的星海,为广袤的漯河涂抹上亮色与鲜活,温馨情感,慰藉人心,提升着城市的格调与品质。文学的优劣不取决于团队规模,也不取决于高规格的会员人数,而是以本地区文学作品的品质所决定。南豫见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日出日落》与《生死较量》,1996 年与 2000 年分别在央视一套与八套黄金时段播出以来,一直稳居全省 18 地市电视剧创作的制高点;芦雅萍的长篇小说《少林方丈》获省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南豫见的长篇小说《百年恩公河》相继获得省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与省五届“优秀文艺成果一等奖”,迄今十八个地市的作家无人超越;南豫见的中篇小说《皇天后土》1992 年获“莽原文学奖”以

来,至今仍然是十八个地市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奖项。在诗歌领域:王志学的歌词《我爱你祖国》获河南省第四届“五个一工程”奖;南豫见歌词《热爱生命》1998年获“河南省颂中原音乐大赛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谢安顺的《漯河赋》与《水之歌》横空出世连获省委宣传部大奖;卢子璋诗歌“月光掠过山的脊背”、“梧桐”,李景超诗歌《大师及大师的作品》、《木槿花》相继在国内获奖;在文学评论界,李兴华的评论集《阅读与欣赏》、《神奇的第六感觉》与王剑的文章在全国重要期刊频频开花绽放,多次斩获国内重要奖项;网络文学方面:孟焕军《上网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王剑散文《读博:打量世界的优雅方式》2010年获中宣部“全国文明上网共建和谐网上征文”铜奖;李江涛散文《小毛驴返乡》、南豫见散文《漯河文学60年》、王剑散文《傍晚,漫步在城市的街道》、孟焕军《漯河广播与时代同行》同时获得2009年省委宣传部“沧桑巨变看河南”网络作品大赛文学类作品一、二、三等奖。据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漯河厚重文化土壤上凸起的文学高地,已成为全省十八个地市的文学制高点之一。

市政府厚德载物,资助出版本套10册“漯河作家精品文库”。打头的《漯河文学地图》,出自南豫见之手,约50万字,图文并茂,聚焦全市作家的纷呈亮点,在“序言文萃卷”里,收录了为17位作家新著所作的序文;“作家素描卷”中,将数十年为50位作家的“画像”集中展览。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一册在手,即可浏览漯河文学的地容地貌,维度走向,风物人情,辉煌成就。此书还回顾了作者本人创作的心路历程,“从改写右派文学”(著名评论家李洁非语)的《生命原则》;到“一部中国人百年的心灵史”(香港媒体语)的《百年恩公河》;再到“中原大地隆起文学青藏高原”的《红色劳改营》(香港媒体语);再到“一部值得尊敬的精品力作”的《家族荣誉》,这几部连续重拳出击的长篇小说,代表了漯河文学蔚为壮观的辉煌成就。孟焕军的长篇小说《花红柳青》,在社会急切呼唤重拾信仰、恢复秩序的声浪中,两位在城市打拼的男女草根大学生,用他们高贵的人品,精彩地诠释了纯净拒绝污染、善良不会被绑架。这种一灯破万暗的艺术效果,当是《花红柳青》这部长篇小说值得尊敬的重要原因。张喜梅的散文集《未完成的虚构》,分九辑约20万字,以不同的篇幅不同的题材讴歌了亲情、友情、爱情,字里行间洋溢着文学的魅力,让人不忍释卷。张翠华的散文集《沙澧千秋画》,饱含对生活的热爱,表达了作者的独特的感悟,书写漯河历史文化的灿烂,对于宣传漯河,提升漯河文化软实力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王剑的评论集《冷

火焰》，收入文艺评论文章 72 篇。全书视角独特，笔锋犀利，全景展现了省内外的作家生态和文学思潮。马永红的散文集《我的村庄》，从一个乡下孩子的视角，以朴实无华的笔触，描摹了一幅幅黑白照片，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四季更迭，鸡鸣草长。卢子璋的长诗《忏悔，在许慎墓》，从大沙河的文化源头检索，从西周写到许慎文化园，写出了我们应遵循的精神命脉。精心打理了塑造伟大字圣许慎的浓郁平原文化，泣血拷问了大平原文化的兴盛与沦落，并呼唤大平原文化的再度振兴。李景超的诗集《贾湖骨笛》，美轮美奂，有果实的甘甜，有阳光的温暖，有苦难的挣扎，有命运的抗争。是一部贾湖人奋斗史，也是一部人类的沧桑史，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精品力作。小说集《我的职务该咋填？》，是柴全伟二十年创作的精品大汇总，也是作家把故事结构和小说语言溶入作品的展现，颇具趣味性、可读性和回味性。《莫红小说选》主要收集了近年来莫红发表的蚂蚁小说，小小说和中篇小说。蚂蚁小说是今年流行的小说文体，以短小、凝炼和结尾出人意料著称。

65 年来，三代漯河作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创作的成果，前无古人，成为屹立在历史空白地带的文学高峰，被世人钦敬关注。本套“漯河作家精品文库”，作为漯河文学的优秀成果，必将成为一张炫目的文化名片，广为传播，走入寻常百姓家。她竖起的文学新标高必将载入史册，薪火传承，启迪激励后人。努力吧，漯河作家们，用你们频频亮相的精品力作，回报 260 万勤劳、勇敢、朴实、善良的漯河人民。

在此受漯河作协主席团的委托，代表全市近三百位作家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谨向市委、市政府及对这套精品文库做出过辛勤努力的同志由衷致谢。

是为序。

（序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著名作家）

目 录



“我的村庄”篇

留在故乡的黑白照片	2
鼠患	6
井的世界	10
故乡的芦苇	14
大树上的鸟巢	15
家乡的年戏	16
收秋	19
放荒儿	21
黑孩儿	23
亲近泥土	24
温暖的地窖	26
村子里来的外乡人	28
一段铁轨	31
古路上的梦	33
有福气的麦子	35
早春	37
蝉衣	39
一只黑猫	41
家有竹园	42
最后一个石匠	45
午后有雨	46



“父老乡亲”篇

好大一棵树	50
怀念父亲	57
拉煤的男人	63
凝重的风景	67
父亲开的“荒片儿”	69
父亲在河对岸	72
节气里的父亲和梅子花	73
父亲的斧头	75
父亲的教诲	77
打针伯	79
菜园把儿	82
惠姑	85
哑巴美	87
浮萍女	89
走近爷爷	91
我的妹妹	94
石头叔	96
3个老兵	98
新民叔的叹息	101
瓦罐下的春光	103
给娘的抚恤金	105
脚手架上的民工	107
午夜的守望	108
野菊花开	110
乡下的母亲	112
母亲打工	114
回家	116



“沧桑记忆”篇

上天种的花·····	125
一团火·····	127
那头老黄牛·····	130
冬天的童话·····	132
母亲只剩9颗牙·····	134
母亲做的面月饼·····	135
家常饭·····	137
我的辣椒情结·····	138
新年穿花衣·····	140
婚纱梦·····	142
父亲住院·····	144
蝉声又起·····	146
青春的背带裤·····	148
洪水来了·····	149
那夜灯光·····	151
等待春来·····	153
我不是鲤鱼·····	154
故乡月明·····	156
那双眼睛·····	159
小竹篮 大箩筐 ·····	161
我家的几辆自行车·····	163
断肠人在异乡·····	165
占卜·····	167
童年拾贝·····	169
我的中学时代·····	172

“我的村庄”篇





留在故乡的黑白照片

高堂，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它名字的地方，几十户人家，一些杂七杂八的树木，几条纵横交错的土路通向不同的方向，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爱它，这里留下了我太多的记忆，无论是温馨的，还是苦涩的，都已融入了我的血液，这里有我的根。

游子归

离家半辈子的国民叔是特地从台湾回来寻根的。

他早从电视上知道家乡在 1975 年夏天闹过一场特大洪灾，所以他抱定决心：哪怕家乡已经没有一个人了，也要回来看看。他就这样带着一条毛毯，一张草席，预备在找不到家人和乡亲时，随便在地头树下凑合一夜算了，于是他在离开家乡 35 年后回来了。

面对着镜框中父亲永远的微笑，他在白发苍苍的老母面前长跪不起，亲人们抱着头，涕泪俱下，随后涌来的老少爷们相见，互诉离愁别绪，又是一场唏嘘。

可是说着说着，就话不投机了，坐不住了。

国民叔说家里太脏了，到处脏兮兮的，蹲在就地挖坑建成的厕所里，苍蝇嗡嗡，解不下手。大家心里不太受用，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但碍于他千山万水地回来，就忍住了，没有递话。国民叔的话匣子一打开也就收不住了，当他说到“大陆再有 20 年也赶不上台湾时”，乡亲们都难以忍受地站了起来。我爷爷说：“你胡说什么啊，你别忘了，你是挎着粪箩头去集上拾粪时，叫人家抓壮丁抓走的啊！出去几十年，回来就觉得咱庄上的粪臭了，嫌弃咱这块‘老娘土了’？不是看在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份上，哼！”

爷爷白着脸走了，大家也黑着脸走了。“解不下来，你就憋着吧！”不知是谁撂下这句话，留给一脸尴尬的国民叔。

没过多久，国民叔走了。临走时，在他爹坟前大哭了一场，并带走了一

包故乡的黄土。爷爷他们知道了,闷着头一个劲儿地抽烟,叹息着,很久都没说话。后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整修厕所。

国民叔的母亲如一盏熬完油的灯。她在病床上呆呆地望着门外,用尽最后的力气,念叨着国民叔的小名:“狗娃,回来……”

青青荠菜

母亲把比泪水还清的红薯干稀饭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低下头,在清水里看见了我紧皱的眉头、枯瘦的脸庞,泪水就流出来。我说,我不吃这种饭!

当时正是冬季,母亲带我到麦田里挖荠菜,把一颗颗水灵灵、嫩生生、绿油油的荠菜挖回家去,择好洗净,细细地剁碎,加些红萝卜丝,拌上一点白面,撒上盐巴,再拿来一个鸡蛋磕碎在里面;一起掺和后,在平底锅里倒一点油,等油热了,就用勺子舀来摊在锅里。这些菜沫进了热锅,自然流淌成圆,圆圈周边形成一些规则的锯齿形花边;再看那颜色,青丝丝里透着红,透着嫩黄,一股幽幽的香味已经随着腾腾的热气,挡不住地在房间里飞散飘舞开来。

看着我和妹妹急不可待的样子,母亲抿着嘴笑了,赶快把煎饼拿出来,让我们趁热吃。这样的荠菜煎饼,是幼年的我吃过的最好的东西。软软的,油油的,在喉咙间几乎不做任何的停留,就倏地滑进去了,多么清爽可口啊。

我和妹妹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在一边舒心地笑着。等我心满意足地舔舔嘴角,才想起母亲只喝了一碗红薯干稀饭,没有吃一点煎饼。后悔和自责使我在母亲面前低下头,眼睛里满含泪水,我为自己的贪吃而难过。母亲却抚摩着我瘦瘦的小脑袋,用无限爱怜的眼光看着我说:“只要草儿爱吃,妈就高兴!”

一颗温热的泪珠跌落在我的脸上。

我趴在母亲的膝上睡着了。

一座桥

村西头的治国爷爷以继父的身份任劳任怨地抚养着死去的妻子从前夫那里带来的一大群孩子。

寒冷的冬天,我们都还在贪睡时,他已经冒着严寒,挎着篮子,夹着铁锹出门拾粪了。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在没有钱买化肥的年月,那一路上牛拉的,猪撒的臭烘烘的粪便,就是从土里刨食的庄户人眼里的宝贝。

又做爹又做妈的他,为了几张嗷嗷待哺的嘴巴,必须起早贪黑地辛劳。



一阵阵剧烈而苍老的咳嗽声，随着北风，在村子的东南西北飘荡。

记忆中的他从没闲过，腰没直过，一张脸皱巴巴的，就没笑过，也许整日的奔忙，让他无暇舒展面部紧张的肌肉。长年累月，他的腰终于弯成了村后的那座老桥。一个个长大了的孩子沿着桥走向四方。

小 红 马

为了给父亲治病，我们只好忍痛卖了家中唯一值钱的小红马。

小红马被邻村的一户人家牵走了。随后不久，父亲也永远合上了他疲倦的双眼。

我拉着麦车，年幼的弟弟妹妹一边一个帮着我，稚嫩的双肩勒起了深深的血痕。生活就是一辆沉重的车啊。以前父亲和小红马都在，我们没有这么累过。现在的路上，没有了他们，我们只好自己去应付一切了。

突然，弟弟妹妹停下了脚步。我抬起一直低着的头。我们的眼睛呆住了——小红马，此刻正驾着一辆车从我们身边“得、得”走过，他的主人悠闲地扬着马鞭坐在车辕上。

小马驹，你过得好吗？

小红马对我们的凝望视而不见，依旧低着头，“得、得、得”地走着。

小马驹，你不要怪我们，我们是万般无奈才卖了你的啊！

小红马伤心地打了一个响鼻。

小马驹，你不要难过，你会忘了我们的，对吗？

小红马扭头望着我们，支棱了一下耳朵。

“驾！”新主人甩了一个鞭花，伴着一声吆喝。

小红马仰天长啸了一声，撒腿远去。

弟弟忽地把头埋在我的怀里：“它哭了，姐，小马驹哭了。”

我没有看见小红马的眼泪，却感觉到我的衣襟湿了。

我的视线模糊了。一团火红的影子越飘越远……

牛 在 吃 草

牛在吃草，我在看书。

也许我的牛已经对同伴们啃了多遍的光秃秃的草根没了兴趣，趁我看书入神时，就窜到附近的地里想偷嘴，动物和人一样有着贪婪的本性。可我没等它下嘴，扔下书就去赶它出来。没来得及解馋的牛儿，哼哼着拿眼瞪我。我看它的时候，才发现瞪着我的，还有村东头清池大伯混浊的老眼。

“你是放牛的，还是放人家庄稼的？”



这是一声严厉的呵斥。但他刚才就在旁边割草,看着发生的一切,怎能无中生有地指责我呢?还扬言说要给庄稼的主人告状,委屈的泪水盈满了我的眼眶。我牵着牛,呆呆地和牛一样没有了说话的功能,任由他发挥着丰富而可怕的想象力。他说,牛吃了青苗就是破坏,要加倍赔偿的,你赔得起么?

我——一个13岁的女孩子,在清池大伯的神情话语里咀嚼出了鄙视的味道。

我的心碎了,第一次领悟到了贫穷就被人瞧不起的滋味,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了读书的功利意义,我一定好好读书,将来走出去。我如果一直和这样的人在这里较量,有理说不清的尴尬,会使我抱恨终生的。

后来,我把牛绳缠在腰上,牛走我走。我和牛游走在坡头路旁。

牛在吃草,我在看书。

多少个春去秋来,牛肚子吃得圆鼓鼓的,我的头脑也日益充实起来。

走出阴影

“百日咳”是从我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像影子一样跟定了我。

没走两步,就喘得蹲下身去,咳嗽得满脸通红,脖子涨得青筋毕露。稍定的时候我想,怕是一辈子都难走出这个病魔的控制,更别说走出这个村子了。

在我咳嗽得撕心裂肺的时候,那个大我两岁的贵富,总像个幽灵似的,不知道从哪里悄没声息地钻出来,站在我面前,伸头哈腰、张口咋腮地模仿我的样子。我真的像他那样丑态百出么?我咳嗽出的泪水还没有擦去,就又忍不住地流了出来。我恨他,三番五次地扮着鬼脸在人前人后学我,我是多么羞愧!自卑成了我又一个影子,从此也紧紧地跟定了我。

多年以后,当我师范毕业,重新站在家乡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是多么讶异:当年那个腰都直不起来枯瘦如柴的丫头,如今这么清秀和健康。

是应了那句: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么?

我激动地笑了,目光越过人群,看见躲闪在人们背后的贵富——一身褴褛的衣衫和因愧疚而不安的眼神,我心中顿时生出了莫名的悲悯,对他的恨意刹那间烟消云散。我原谅了他年少无知时的恶作剧,却为他没有把精力用于充实自己而惆怅。我庆幸,能够有勇气走出他给我制造了多年的阴影。

故乡给我的回忆如此丰富地充实了我的人生。那是一幅幅真实、厚重的黑白照片,永远定格在我记忆的底板上,无论岁月怎样流逝,也永远不会褪色。



鼠 患

儿时的一场鼠患，深深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惊天动地，村子里办起了“学习班”，——割资本主义尾巴。父亲因为常外出做木活，在被割之列，也进去提高觉悟了。

平时，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老鼠了，即便是让人毛骨悚然的蛇，也还有几分人气，一般轻易不露面，人们对它更多的是敬畏。如果在梦里见了它，醒后尽管惶恐得摸着心口不住地哆嗦着，母亲总会微笑着安慰我们说：“别怕，孩子，梦见蛇好啊，蛇是小龙呢。”龙凤呈祥，所以象征小龙的蛇身上，就蒙上了一些祥和的意味。

它甚至不如蚊蝇。蚊蝇虽吸食人血，也有消停的时候，冬春两季，它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老鼠是一年 365 天在身边晃悠着，而且以比人类超多少倍的繁殖速度繁衍着。它们飞檐走壁地在各家出入，光临每家前，不必敲门，不必等候，随时通过陆路、水路、暗道，疾如闪电，畅通无阻地来自如。既然可以串门，当然也可以联姻、结盟了。我担心不久的将来，这个村子就是老鼠的天下了。

想起老鼠，胳膊上会起一层鸡皮疙瘩。可是你摆脱不了它，角角落落里都是它。十几岁以前的我，从来没有走出过离村庄十几里地的距离，不知道别村怎样，我怀疑地球上的老鼠都聚合到我们庄上了，它们无处不在：柴堆里，草窝里，麦囤里，箱子里，烟囱里，房梁上，它总是从我经过的某个角落，冷不丁地跳出来“抱头鼠窜”，它以为我要捉它么？我避之犹恐不及，受到惊吓的心好半天还回不到原位，哪里还敢去招惹它呢？

屋里的地上，也被老鼠拱得坑坑洼洼，三天两头崴住奶奶的小脚，母亲刚用铁锹平整好了，明天又冒出一个。看着奶奶肿痛脚丫，弟弟气呼呼地掂起一壶烧得滚烫的开水对着鼠洞“哗哗”浇下去，不过是发泄一下罢了，根本不会有我们希冀听到的老鼠被烫得“叽哩哇啦”的尖叫声，哪有老鼠傻

得“坐以待烫”呢？

大人说老鼠能传播疾病，一时感觉它全身都携带着病毒，更不待见它了，它的嘴、爪动过的东西都不能再吃了。每顿饭后，都要把厨房里吃的用的，全部盖好后才放心地关门出去。一旦饭菜上“鼠过有痕”，肚子再饿，也不会留下来吃了，一边心疼得要死，一边骂着老鼠，狠心地把饭菜倒掉。

“人鼠大战”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人们还把希望寄托在鼠的天敌——猫身上，猫成了稀罕物。一头牛是家的大半个家当，是棵摇钱树，我们尽心尽力地饲养着它；而猫也被心肝宝贝地疼爱着，“猫妮、猫妮”地叫着。有了它，老鼠就谨慎很多，粮圈里的粮食就少叼走一些，衣箱里的衣服就少咬几个洞儿，夜里就少了几声让人失眠的“唧唧”声，它是每家每户的“安全卫士”。但猫的数量远不及老鼠，一个家成百只的老鼠能有一只猫守卫着就算不错了。猫很娇贵，自然很脆弱，每次人们拌上老鼠药后，都有吃了死鼠的猫接着死去。好像老鼠下了咒语，死也要拉猫去陪葬，猫越来越少，老鼠越来越多。

父亲吃住都在学习班上，数日不见人影。他的离开使我疑心全村的老鼠都来我家“安居乐业”了。

猫早已分身无术。尤其是傍晚时分，老鼠成群结队地从旮旯里钻出来，要透气一样，在黄昏的光影里，“扑腾扑腾”地跑来跑去。经过我们的身前身后时，那份悠闲洒脱，喜气洋洋，如入无人之境，全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公然地像赶庙会一样又叫又闹，你追我赶，嬉戏不已。这还是“胆小如鼠”的鼠吗？当看到那个比筷子还长，比所有的老鼠都壮实，都肥大，浑身长着红黄杂毛的大老鼠时，来我家串门的要国哥哥，一个30多岁的男人，也吓得和我们一样慌不择路，拼命朝屋子里狂奔。“那还是老鼠么？怕是老鼠精吧？”他的嘴巴和我们惊恐的眼睛一样久久地大张着。

从此无论屋里再闷热，我们也不敢再坐在夏夜的星空下了。守着蒸笼一样的房间，无奈地摇着一把破芭蕉扇呼扇着心里的焦灼，院子里，已是鼠的乐园。

谁说“鼠目寸光”？那骨碌碌、滴溜溜转的小眼睛，最会揣摩事态了，它们知道我父亲不在家，看清了我家缺少“顶梁柱”，就开始肆无忌惮地穿梭在房梁上。白天我们只顾忙活，不注意它们，到了晚上，它们成夜成夜地在上边跳荡着寻欢作乐，用尖利的牙齿，恣意地撕咬苫房顶的苇片和结构房顶的椽子、檩条，自得其乐。撕拽后的碎片和尘土飞下来，落在床上，落在我们



的眼睛里，揉着生疼的眼睛，谁还有睡意？

起初我还用双脚狠命地踩着床板，“咚咚咚”地以示警告，它们马上不动了，我刚要翻身睡去，它们又故伎重演。后来我再起劲敲打，它们也无动于衷，我“黔驴技穷”了。我最担心的是哪只老鼠万一累了，四肢无所抓握地“砰”地掉在我们身上，那会让人魂飞魄散的，所以眼睁睁地瞪着眼目睹它们像捉迷藏一样地在房子上飞扬跋扈到天亮。

屋角里还有和上面的“跳梁小丑”遥相呼应者，它们躲在面缸里、衣箱里，“嗤嗤”地啃着箱子，咬着衣服，嚼着粮食，它们是饿吗？吃过喝过，还得意地把黑屎粒、黄尿渍拉在那里，以证明“本鼠到此一游”。况且那衣物能解饿么？本来就不多的几件衣服，被它们撕裂了衣领、肩膀、还是袖口？那是最大的噪音，它们哪里是在糟蹋东西，简直是在撕扯人心。

下雨的日子，“梁上君子”不见了，雨水却“光临寒舍”。这时我们才领略了老鼠的“丰功伟绩”，数清了房顶有多少窟窿。老鼠做了风雨的内应，它们里应外合地一天天毁坏着我们的房子。锅碗瓢盆都摆在地上、桌子上、条几上接水，还不够用。一张床挪来挪去，始终挪不到一个不漏的干处。

有一次，母亲看见一只老鼠咬坏了面缸盖，蹲在里面“吸食白粉”呢，这是家里预备存放到春节才吃的白面，她气不打一处来，抓住它就往地下摔，谁知道那鼠伸头就咬母亲的脚，忍无可忍的母亲一脚踩住它的头，一脚踩住屁股，那老鼠就龇牙咧嘴地“呜呼哀哉”了。柔弱的母亲，第一次在我们眼里成了英雄。

母亲很受鼓舞，当那个唱着“老鼠精，老鼠能，光咬您的灯草绒……”的浑身挂满死老鼠的卖鼠药的人再来时，母亲也买了一包。夜里，用香喷喷的饭菜拌了，悄悄地放在老鼠的必经处。

半夜醒来，刚打开灯，我就大哭大叫起来，地面上净是黑压压的死鼠，哪里还有下脚的地方？天明时，邻家四婶跑来，说她家也跟着沾光了，抬出一箩筐的“战利品”，我才知道不止我家有老鼠。

坤叔家也有。他有棵枣树，长熟的枣子大都被他用来泡茶。一天，会嫂串亲戚回来，去他家要茶喝。她喝着喝着眉头一皱，枣茶的味道怪怪的，再看茶水，沫沫渍渍的，不够纯净，觉得哪里不对。坤叔说，这有什么？那是大枣泡碎了。会嫂闻闻茶，说，你再仔细瞧瞧。坤叔戴上老花镜，对着茶看了又看，然后把整瓶茶倒进盆子里。天哪，会嫂“哇哇”叫着，捂着嘴巴跑出去了。坤叔傻眼了：一只少皮无毛的小老鼠，丑陋不堪地侧卧在盆子里。他也